

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十日

# 時務報

*The Chinese Progress*

本期附送天津  
國聞報館啟

第三十八冊



時務報第三十八冊目錄

醫學善會序

新會梁啟超撰

中國工藝商業攷提要

新會梁啟超撰

論旨恭錄

大清國續議滇緬緬商務條款

英文報譯

歸安孫龍溪王

超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西儒笛倫君論希臘致敗之由 英據海島 日官知自主之國應有之權 日

人論俄日高情形 英議院宣言拒俄助高 俄員抵高 俄法設輪船公司

高麗入會 暹王游歷 乘球探極 曷格司射光二則 剖臆療瘡

路透電音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 俄法同盟實情 布哇事件問答 伯拉西兇風土記

銀價賤落之由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譯上海西字文匯報 續第三十七冊

桐鄉張坤德譯

會報附印

會報序 南皮張尙書戒繼足會章程序



南皮先生序不纏足會窮極流弊乃曰數十百年以後吾華之民幾何不馴致人人爲病夫家家爲侏儒盡受殊方異族之蹂踐魚肉而不能與校也啟超受而三復眙然以驚喟然以悲曰嗟乎古之欲強其國者十年而後生聚之蓋殖民若斯之難哉中國孳育之繁甲大地雖紀紀有刀兵歲歲有旱溢月月有癘疫昔昔有水火而此四萬萬人者旋滅旋生不增不減歷數十年恆以民數等於萬國之上故爲民上者視其民爲不足愛惜之物聽其自休自養自生自死於高天厚地之內而不一過問而烏知乎其種之將瘠將弱將稀將虜將殄將絕冥冥之間隱受其毒而不能救也吾聞師之言曰凡世界蠻野之極軌惟有兵事無有他事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無有它學兵者純乎君事者也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全體而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室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準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而講割紮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以來舉國若鶩普之將蹶法也日之將圖我也爲其國之大小民之衆寡不敵也於是倡爲強種之說學堂



通課皆兼衛生舉國婦人悉行體操故其民也筋幹強健志氣適烈赴國事若私難蹈鋒鏑若甘餌國之淳然蓋有由也今中國之戶口誠衆矣然西人推算凡地球生人之率大都每五十年而增一倍乃吾國自乾嘉以來人數即號稱四萬萬迄今垂七十餘年未有增益以丁酉列國歲計政要所記載猶不過三萬八千六百萬視知此何故歟一歲之中其坐藥誤而死者不知幾何人疾本可治而不解治之之道束手聽其坐斃者不知幾何人坐道路不潔居室不精飲食不淨感召疫癘坐病致死者不知幾何人坐父母有病受質匪弱未及年而死者不知幾何人胎產不講坐孕育而母死或胎落者不知幾何人故孳生雖繁而以每百人中較其死亡多寡之率則亦遠甲於大地嗚呼彼死於無醫與死於醫者其數之多巧麻不能祿也泰西新史攬要云當道光廿二年英廷派員專查通國受病之由及醫學據報云當英國戰事最酷之時其傷亡之兵士尚不及沾染穢毒藥物不救而死者之多苟公家能設善法以衛民生講明醫學以防藥誤則每年之獲救者不下三萬故以民數計中國數十年來恆冠萬國以每方里所有民數計則中國每二十年必有所減今且等居第六矣此亦西國戶口漸增而中國戶口漸少之萌兆也孳生雖繁又可恃耶而況今之所謂四萬萬者又復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天亦南皮先生序中語然則國究何取乎有此民哉而不見夫



蠶乎。中國以蠶務冠絕天下。近歲以來。蠶之患。椒末瘟黃軟病者。所在皆是。西方之講蠶學者。謂不及今整頓。則中國蠶種絕矣。卽不爾。而作繭無力。一眠卽死。雖有蠶如無蠶矣。嗟乎。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故不求保種之道。則無以存中國。保種之道有二。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軀殼。今舉四萬萬人之心靈。而委諸學究之手。舉四萬萬人之軀殼。而委諸庸醫之手。是率其國爲盲瞽之行。爲尸居之氣。若之何其不愚且弱也。今卽靡論及此。抑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人當晏居康樂。從容仁壽。則相與習焉忘焉云爾。一旦有霜露之侵。寒暑之失。飲食之逆。陰陽之患。方其展轉床蓐。疾痛慘怛。呼號呻吟。或乃素所親愛。若老父慈母手足。兄弟嬌妻愛子。若平生一二肝膽相共。骨肉相親之師友親戚。倏忽感診。戾生疾病。乃至涕唾泗洩。生死呼吸之頃。苟有神醫一舉而起之。雖南面王之樂。不以易此。此天下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之所同心也。今中國所在京國都會。以至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固靡不有以醫鳴者。詢其爲學也。則全體部位之勿知。風土燥溼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識。病證名目之勿諳。胸中有坊本歌括數則。筆下有通行藥名數十。遂囂然以醫自命。偶值天幸。療治一二顯者。獲愈而國手之名。遂噪於時。今之所謂醫者。皆此類也。若乃一二賢士大夫。其措心於中國醫學。及古醫



書講求鑽研探悟新理。或受庸醫之誤而發憤肆力。此業以救天下者。雖未始無其人。顧未克讀海外之書。廣集思之益。加以道路閼隔。財貨微薄。即有所心得而刊布無力。濟世未能。坐使其賢其仁。無由公之於同類。彼疾者所生夕作。環而待命。又不可以須臾緩也。利害切身。急何能擇。於是向所謂都會村邑。之以醫鳴者。遂得以持其短長。若而人也。則皆粗識字畧解文理。學爲八股八韻而不能就者。乃始棄而從事於此途。今夫醫也者。天下至貴之業。最精極微之學。億萬人生死之所由繫也。而八股八韻者。天下至賤之業。至鄙至俚之學。愚陋庸下人所有事者也。今其人之聰明才力。並此至鄙至俚之學。愚陋庸下人者。猶且學焉而不能就。乃忽焉而期以窮精極微。忽焉而舉其身若其所親愛者。父慈母手足昆弟嬌妻愛子。若肝膽骨肉之師友親戚。而懸性命決生死於此輩之手。此何異屠腹飲鴆以自戕。舉其所親愛者而手刃之也。嗚呼。此四萬萬人中。其死於是者。歲不知幾萬億人。吾靡得而稽焉。乃若其所知者。若亡友曹著偉氏。名泰。廣東南海人。甲午十月卒。年二十四。吳鐵樵氏。名樵。四川達縣人。丁酉四月卒。年三十二。其智慧志氣才力學行。皆一世所無也。咸以尋常微細無足重輕之病。受庸醫進毒劑。數日之間。痛楚以死。以前古神聖之阿護。天下豪傑之想望。挽留之而不得。一庸醫斷送之而有餘。天下



事之痛心疾首張目切齒孰過是也嗟乎醫學既已不講生其間者幸而終身無病則苟免焉卒有不幸陰陽寒暑之冒犯則已舍其身爲釜中魚爲俎上肉聽醫者之烹治懲割而不能以自有其不治也視爲固然其痊也則孤注之偶一得者也可不懼哉可不痛哉雖然以此罪醫者醫者不任受也古之醫者方伎之畧列於藝文惠濟之方頒自天子其重之也如是西國醫學列爲專科中學學成乃得從事今中土既不以醫齒於士類士之稍自重稍有智慧者比肩其肯就此業醫師之官不設無十全爲上之獎無十失四五之罰坐聽天下之無賴持此爲倚市劔口之術殺人如麻又何怪歟鐵樵之弟曰仲弢憫茲學之廢墜悼厥見之慘酷發大心願欲采中西之理法選聰慧之童孺開一學堂以昌斯道而屢余述其所由質諸天下議方倡未就也余在廣座中慷慨哀激論保種之道次述仲弢之所志臨桂龍君積之忽從座起涕泗長跪而言曰此舉若昌某願粉身碎骨相贊助某家計雖淡泊願悉所有以其半養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以報先君於地下余驚起長跪問故則君之尊甫於客歲患痢爲醫者所誤齋志以沒積之方徹歲自怨艾以未嘗學醫爲莫大罪其痛心疾首張目切齒蓋息息與仲弢有同心也梁啟超曰天下之爲人子弟而與仲弢積之共此懣懣者



奚啻千萬。吾度其苟有人心者。其必志兩君之所志。哀悼憤恨。思有以一掃庸醫之毒。以謝其父兄。而惜乎獨力之不克舉。又無人焉。振臂號呼。以集其事也。抑庸醫之病天下。天下稍有識者。皆能道之。顧以爲其害未必卽在我。是用漠焉。淡焉。置之而已。抑豈不聞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萬一事起倉卒。命在瞬息。大索其良者不可得。乃不得不委而棄之於庸醫之手。彼時噬臍。雖悔何及。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亦烏知夫誰氏當懼其害。而誰氏當蒙其利乎。今將誓合天下孝子悌弟之與仲。攷積之同其痛者。與夫仁人志士之自愛其身。與其所親者。與夫一時賢士大夫之讀中西醫書。有所心得。而亟欲廣仁心。仁術於天下者。壹心羣策。昌此善舉。能效其力。富效其財。大以救種族之式微。小以開藝術之新派。遠以拯來者之急難。近以殺兩君之私痛。開醫會以通海內海外之見聞。刊醫報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醫學堂。選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設醫院。循博施之義。以濟貧乏。凡厥條理。別具專篇。海內好善之君子。其諸有樂於是歟。

中國工藝商業攷提要

新會梁啟超撰

中國工藝商業攷。日本緒方南溟撰。凡分十章。一中國境域地理要畧。二中國



政治三外國貿易沿革四外國貿易大勢五中國與日本貿易情形六中國工業上七中國工業下八航海業九中國各港志上十中國各港志下未附中國日本事物名目表南溟居中國二十餘年自中東事定歸而著此書故敘述中國情形頗詳其中所論前明之時上下奢華相競故工藝之業反盛本朝崇尚儉德政體雖整肅而工藝實因以漸衰其言具有精理與葛屨蟋蟀之經義相發明又云中國所興製造之業徒偏重於造船造兵械造火藥等局糜金甚巨而無益民業又言中國製絨織布繅絲鍊鐵等廠皆緣官辦之故百弊滋生卽有號稱半官半民者亦皆以官法行之其眞爲民業者蓋寡此中國工藝不興之大原其言深切著明洞中窾要所述各港只有上海蘇州杭州漢口重慶宜昌沙市九江蕪湖鎮江等處其他尚不及蓋猶非大備之書然每港列其情形並考其所出手業及各大行廠莫不記載其體例蓋與知新報附印新譯東方商埠述要相彷彿特彼書所列較繁博並不止中國一國耳嗟夫以吾國境內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無一書能道之是可恥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懼矣



...

...

...

...

...

...

...

...

...

...

...

...

...



諭旨恭錄

七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任廣州漢軍副都統伊克坦於咸豐年間由護軍從征直隸河南山東等省會著勞績洊升副都統均能稱職茲聞溢逝軫恤殊深加恩著照副都統例賞恤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欽此 初五日奉 硃筆景澧補授大理寺少卿欽此 同日奉 上諭吏部尚書著孫家鼐調補禮部尚書著許應駟調補工部尚書著錢應溥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著廖壽恒補授欽此 同日奉 上諭李鴻章著充武英殿總裁欽此 同日奉 上諭徐卨著充會典館副總裁欽此 同日奉 上諭翁同龢著教習庶吉士欽此 初六日內閣鈔奉 上諭崇光奏假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崇光著再賞假一個月毋庸開缺欽此 同日奉 上諭本日頤和園帶領引見人員清字排單繕寫多有錯誤頤和園承辦司員著查取職名交部議處該管堂官著交部察議欽此 初七日奉 旨刑部司務著鄭傳縉補授翰林院孔目著馬為瑄補授湖北興國州知州著牛棠補授江西萬年縣知縣著鍾秉謙補授陝西保安縣知縣著李麟圖補授直隸高邑縣知縣著高文才補授山西五台縣知縣著李希膺補授俸滿奉天甯遠州學正蘇城龍著以教職用太常寺筆帖式著奎梁補授刑部筆帖式著恩啟補授保送分發



知府編修鹿瀛理著以知府分發省分補用保舉江蘇候補知縣李湘福建補用知縣高凌漢廣西候補知縣郝家珍俱照例用截取太常寺博士程良馭著照例用擬補盛京工部筆帖式銘恩著准其補授俸滿直隸藁城縣知縣文瀛著回任欽此  
初七日內閣鈔奉 硃筆高賡恩轉補左春坊左中允黃思永補授右春坊右中允欽此 同日奉 上諭剛毅著調補刑部尚書工部尚書著松淮調補欽此 同日奉 上諭李端棻著調補倉場侍郎刑部左侍郎著趙舒翹補授欽此 同日奉 上諭江蘇巡撫著奎俊署理欽此 初八日內閣鈔奉 硃筆這考試滿洲繙譯著松淮良培去欽此 同日奉 硃筆著烏爾慶額裴維俊監試馮廣颺彭述點名欽此 同日奉 硃筆這考試著圈出者搜檢載勛溥善陳學棻張英麟文治英信載瀚舒存恩普秀吉去欽此 同日奉 硃筆這場內彈壓副都統著左翼副都統奕功右翼副都統永隆去欽此 同日內閣鈔奉 上諭山東正考官著陸鍾琦去副考官著李桂林去欽此 同日奉 上諭山西正考官著王祖同去副考官著姚舒密去河南正考官著管廷鶚去副考官著華俊聲去欽此 初九日內閣鈔奉 上諭陸寶忠現在出差其所署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胡燏芬暫行署理欽此 同日奉 上諭刑部左侍郎著瞿鴻禨署理工部左侍郎著梁仲衡署理欽此 同日奉



上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廖壽恒者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 同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李念慈奏參廣東地方縱盜殃民等情當經諭令譚鍾麟許振祿確查茲據查明覆奏原參各節或事出有因或並無其事卽著毋庸議惟南海縣知縣李徵庸于前年冬間城外白畦搶奪之案該員延擱不辦亦不覆稟且有意存挾制情事官屬居心險詐胆大妄爲該員已屬道員在任候選著開去南海縣缺降爲通判歸部銓選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初十日內閣鈔奉 上諭崇歡志銳奏扎薩克不候結案擅離職守請飭懲儆一摺扎薩克鎮國公阿育爾色德丹占札木楚前經因案被參追繳銀兩延不遵交復聲稱進京引見不候盟長給咨徑行出牧起程實屬糊塗任性阿育爾色德丹占札木楚著革去扎薩克之任令該公之子蘇倫承襲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 十六日內閣鈔奉 上諭管廷鶚現出試差國子監司業著黃思永兼署欽此 同日奉 上諭本日召見發往山東差委之提督林秀全謝恩後起立不跪殊屬荒謬著卽行革職發往直隸差委之提督蕭福喜奏對失儀著交部議處欽此

大清國續議滇緬界務條款

大清國 大皇帝 大英國 大君主 五印度 大后帝現因兩國如此和好極願



固結鄰交益加親睦訂立條約俾光緒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北京所定緬約第三款之事得以辦妥。大清國 大皇帝特派欽差駐劄英京大臣二品頂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 大英國 大君主五印度 大后帝特派欽差管理外部事務大臣勳賜極尊譚帶寶星世襲伯爵勞各將 欽奉全權文憑互相較閱均屬妥協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 一今議定兩國邊界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起由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即北京西經十八度十六分之尖高山起隨山脊而行向西南過高崙坪及瓦崙山尖由此過華昌村與高崙村之中間以華昌村歸緬甸高崙村歸中國直至薩伯坪。自薩伯坪起其綫向西而行稍向南過式脫崙坪到納門格坪由此仍向西南隨山脊而行至大薩爾河自此河源至此河與南太白江相會處分尤克村在東列棒村在西。自大薩爾河與太白江相會處起界綫溯南太白江而行至此江與雷格拉江相會循雷格拉江上至其源在尼克蘭相近自雷格拉江發源處分尼克蘭古庚昇格拉在西昔馬及美利在東其綫自來色江之西源起至此江與美利江相會處復溯美利江上至其源在赫希辣希岡相近再向西南順列塞江而行自列塞江源至該江流入穆雷江處在克同相近分克同村在西列塞村在東界



綫卽循穆雷江向東南而行。至與旣陽江相會處。然後溯旣陽江上至其源。在愛路坪。然後由南奔江。柳河。西支源起。順南奔江而行。至流入太平江。卽大盈江。一之處。名檳榔江。

以上係首段之邊界綫。

第二條 一第二段之邊界。由庫弄河。一譯作葛龍江。與太平江相會處起。循庫弄河。經過

其西邊一條之支江。至其根源。自此向南而行。與洗帕河。卽下江南相會。適在漢董之

西南。以麻湯歸英國。壘弄格東鐵壁關。漢董歸中國。至此溯洗帕河之支江而上。此

江有根源。最近孟定。格江之根源。卽循山脊而行。向東南方。至南碗河邊。靠南之克

沈。以克沈歸中國。配俞歸英國。循南碗河向西南方而行。下至該河轉向東南處。約

在北緯二十三度五十五分。其綫由此往南稍向西。至南莫江。以南蓋歸英國。循南

莫江而行。至南莫江分開處。約在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七分。溯南邊一條之支江而

行。至巒秀南邊高嶺之脊。約在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五分。卽循此嶺脊而行。此嶺脊

係向東行。稍向北。至瑞麗江。柳龍與南莫江相會處。以巒秀地方及天馬關。欣隆拱

卯各村歸中國。此數處在以上高嶺之北首。卽溯瑞麗江而上。至此江分流處。再溯

南邊一條之支江而上。以江中大洲歸中國。至此江與孟卯相對東邊合流相近之

處。如第三條所開。中國答允由八募至南坎各路中之最捷一條大路。經南碗河



之南。中國一小段地內。除中國商民與土人。仍舊任意行走外。亦可聽英國辦事官員及商民游歷之人行走。並不阻止。英國如欲修理此路。或設法改築。可臻平穩。告知中國官後。便可動工辦理。又有須保護商賈。或防偷漏等事。英國亦可籌備辦理。又議定英國之兵。可以隨便經過此路。但如兵數過二百名者。若未經中國官答允。即不准過此路。所有帶軍器之兵。如在二十名以上。即須預先行文知照中國。

第三條 一 第三段之邊界。自瑞麗江與孟卯相對東邊合流相近之處起。照天然界限及本地情形。東南向麻栗壩而行。約到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零七分。北京西經十八度二十三分。北緯二十三度五十二分地方。有一大山嶺。自此循嶺脊而行。過來邦及來本隴。至薩爾溫江。江即約在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一分。此段由瑞麗江至薩爾溫江之邊界。應照第六條所開。由勘界官劃定。所有歸與中國之地。極少。須與孟卯至麻栗壩作一直綫為邊界。所包括之地相等。倘查得合式。可為邊界之處。尚須加添少許之地。歸中國。則中國應將別處邊界之地。給還少許與英國。此事俟日後酌辦可也。自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一分起。邊界綫循薩爾溫江至工隆北首之邊界。即循此工隆邊界向東。留出工隆全地及工隆渡歸英國。料干歸中國。由此循英國所屬之瑣麥。與中國所屬之孟定分界處之江而行。仍隨此兩地土人所



孰識之界綫。至界綫離此江登山處。以薩爾溫江及湄江即瀾滄江之支江水分流處爲界綫。約自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北京西經十七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分。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將耿馬猛董猛角歸中國。在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處。邊界綫卽上一高山嶺。此山名公明山。循山嶺向南而行。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北京西經十七度。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以嶺邊應地方歸中國。然後其綫由山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卽順南卡江而行。約過緯度十分之路。以孟連歸中國。孟倫歸英國。然後循孟連與康東之界綫。此界綫亦皆土人所熟悉。至北緯二十二度稍北處。卽離開南卡江向東畧南。循山脊而行。至南壘江。約在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北京西經十六度三十分。由此循康東及江洪之界綫。此界綫大半係順南壘江而行。惟除屬江洪一小帶之地。係在南壘江之西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稍南界綫。行至江場邊界後。約在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七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十二分。北京西經十六度十八分。卽循江場與江洪之界綫。而至湄江。

第四條 一今議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



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綫

第五條 一現因中國不再索問永昌騰越邊界外之隙地英國 大君主於北丹尼脚木地及科干照以上所劃邊界讓與中國之外又允將從前屬中國兼屬緬甸之孟連江洪所有緬甸上邦之權均歸中國 大皇帝永遠管理英國 大君后於該地所有權利一切退讓惟訂明一事若未經 大皇帝與 大君后豫先議定中國必不將孟連與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讓與別國

第六條 一約內所開邊界各綫及所附之地圖繪明詳細應由兩國所派勘界官比較劃定以免地方官民爭論如查得無論何處有未甚妥協者應行更正兩國勘界官應於交換批准條約之後十二箇月之內在兩國屆時所定之地相會勘界官自首次相會之日起應限定不出三年之外將兩國界綫一律勘定倘兩國勘界官查出所定界綫必須改易其互易之地不應僅視其地面之大小須論其地土之肥瘠及緊要與否倘勘界官不能商妥應速將未妥情形各報明本國國家核辦 勘

界官又須設法查勘中國舊邊界名爲漢龍關者倘查得在英國境內英國當審量可否歸還中國如查係在孟那東南即係在孟那至麻栗壩直綫之北邊則已歸中國矣

第七條 一劃界之事經兩國勘界官勘定後兩國如有越界之兵寨等於八箇月



之內一概退出。彼國兵退，此國立即派兵接駐。兩國應將退兵駐兵日期豫相知照。自駐兵之日起，應各擔保界內所居之各種野人安靜無事。除保護邊界各地安靜，必應有之兵寨外，兩國答允各不在邊界十英里之內，建修新舊礮臺營寨。英里量法係從最近之邊界作一直綫量之。

第八條 一英國極欲振興中緬陸路商務，答允自條約批准之日起，以六年為期。中國所出之貨及製造之物，由旱道運入緬甸，除鹽之外，概不收稅。英國製造之物及緬甸土產，運出緬甸，由旱道赴中國，除米之外，概不收稅。其餘悉照第十條第十條第一條辦理。以上鹽米之稅，不得多於出入海口所收之稅。

第九條 一凡貨由緬甸入中國，或由中國赴緬甸，過邊界之處，准其由蠻允蓋西兩路行走。俟將來貿易興旺，可以設立別處邊關時，再當酌量添設。中國欲令中緬商務興旺，答允自批准條約後，以六年為期，凡貨經以上所開之路，運入中國者，完稅照海關稅則減十分之三。若貨由中國過此路運往緬甸者，完稅照海關稅則減十分之四。凡有陸路出入貨物，應給發三聯單。即子口稅單照通商口岸章程一律辦理。運貨經過中國地段，如在此約所准之路之外，及有偷漏等弊，倘中國官願行查辦，即可將該貨充公。



第十條 一凡以下所開軍器非經國家准購不得由緬甸運入中國亦不得由中國運往緬甸此等貨物僅准售與奉國家明諭購辦之人不得售與他人如各種槍礮及實心彈開花彈大小彈子各種軍械軍火硝磺火藥炸藥棉花火藥及別種轟發之藥

第十一條 一食鹽不准由緬甸運入中國中國銅錢米豆五穀不准運往緬甸鴉片及酒不准由兩國邊界販運出入惟行路之人准其酌帶若干以備自用每人准帶之數應照關章定奪 若犯此條及前一條即將所有之貨充公

第十二條 一英國欲令兩國邊界商務興旺並使雲南及約內中國新得各地之礦務一律興旺答允中國運貨及運礦產之船隻由中國來或往中國去任意在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行走英國待中國之船如稅鈔及一切事例均與待英國船一律

第十三條 一中國大皇帝可派領事官一員駐劄緬甸仰光英國大君主可派領事官一員駐劄蠻允中國領事官在緬甸英國領事官在中國彼此各享權利應與相待最優之國領事官所享權利相同如將來中緬商務興旺兩國尚須添設領事官應由兩國互相商准派設其領事官駐劄緬甸之地須俟貿易為定中英兩國領事官在所駐之地與其地方大員往來均係平行



第十四條 一英國商民等欲由緬甸赴中國應向合宜之英員請中國派駐仰光之領事官或邊界上之中國官給發護照方能前往其護照式樣一邊英文一邊華文與通商口岸所給護照無異華民欲由中國赴緬甸如願領護照者可向華官請英國駐劄蠻允之領事官給發護照倘遇中國別地有一英國領事官亦可就近請給護照

第十五條 一英國之民有犯罪逃至中國地界者或中國之民有犯罪逃至英國地界者一經行文請交逃犯兩國卽應設法搜拿查有可信其爲罪犯之據交與索犯之官行文請交逃犯之意係言無論兩國何官祇要有官印便可行文請交此種請交逃犯之文書亦可行於罪犯逃往之地最近之邊界官

第十六條 一今欲令兩國交涉與貿易日臻蕃盛並欲中國派駐仰光之領事官與中國大憲往來通電兩國各允俟可設法通電之時應將兩國電線接連此綫創辦之始專寄滇緬官商等往來電報

第十七條 一兩國人民無論英民在中國地界或華民在英國地界凡有一切應享權利現在所有或日後所添均與相待最優之國一律不得有異

第十八條 一約內所開通商各節俱非尋常款例此由兩國察看地方情形及中



緬陸路通商應辦之事互相允讓而立所有互給權利兩國之民除有同樣情形外不得在別處接壤之地照樣索問即使有同樣情形亦必有同樣之允讓方可

第十九條 一以上通商章程係暫行試辦俟兩國察看得詳細情形如何去礙獲益可於交換批准條約六年後或中國願行修改或英國願行修改均可商議倘兩國俱願畧早修改亦可

第二十條 一此約由 大清國 大皇帝 大英國 大君主五印度 大后帝 批准自畫押之日起准六箇月在倫敦交換或能畧早亦可此條約應於交換後立即開辦現在 大清 大英 國各大臣先蓋用關防以昭信守

此約共四分華文二分英文二分

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在倫敦立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初一日

約後附載

今因照辦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北京所訂緬甸條約第三款之事中英兩國現訂條約今日簽名於簽名之前兩國簽名大臣俱認現訂條約既係專辦約內首段所言之事而立約內各款僅可用於條約所指兩國所屬之地不能用於別處



英文報譯

歸安孫 超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西儒笛倫君論希臘致敗之由

譯溫故報 西七月十五日

黑海之西地中海之中有一島焉曰克利脫屬於土耳其而鄰於希臘島人不堪  
蘇丹之虐欲附希以自免希人允之派兵往收於是土與希爭而兵戈之禍以成  
方土希之未戰也希人蔑視土人有滅此朝食之意歐美各國亦預決希勝而土  
敗謂可無待著龜而知不意兵刃既接而希人皆棄甲曳兵而走巖疆要隘相繼  
淪陷希人大窘俯首求成向之崇希而抑土者皆求其故而不可得西儒笛倫君  
久客於希深知彼國之底蘊與其所以致敗之由爰著論說登諸西報茲從西報  
譯出以資考鏡本館附識

笛君所著論說洋洋數萬言盈三十四頁其中具言希臘治理無狀凡稍有知識者  
皆不願隸其版籍笛君之所以能知之深者以身歷其地見聞最確且其與希臘首  
相拉列公交甚密故希國實在情形無不瞭如指掌也論中指摘希臘之短我英人  
鮮有能道之者昔我英佼佼之輩大都高視希人憊憊之使與土戰蓋亦不思之甚  
也笛君謂之爲喪心病狂若輩其亦讀笛君之文而廢然知所返耶  
希臘壯丁五十萬無事之時養兵二萬一千人水師九千人此外有文員一萬七千



二百三十五人。各官之進退。視乎相臣之去留。易相之日。庶司百職。紛然而進。紛然而退。無一得仍其舊。故通計有職及營謀爲官者。約而舉之。有三萬四千人。此三萬四千人。皆仰給於國課。以自生活者也。彼等以鑽營爲首要之務。其餘皆所不問。一旦在位。則竭其全力。以謀所以自肥。國家之事。必監督逼迫而後行。至其一身一家之私計。則偶有意外之得。卽經營而彌補之。夫在官之人。何得有意外之財。所得者。惟侵尅國帑耳。至其結黨行私。舞文玩法。較之美國希卡哥埠之鄉長。爲尤甚。國中百弊叢出。隨處皆然。難以縷指。以如此廢弛之政治。民雖智必愚。雖賢必不肖。貽誤蒼生。豈淺鮮哉。

希臘之政府大員。不必公誠廉正。明達事理之人。而後足以在位。但使工於營謀。卽掇相印如拾芥。夫政府者。百官之所取法。而民間之所瞻仰也。今若此。而其國有不敗者。未之聞也。笛倫君曰。各國大都以英才卓犖。學識宏裕。行足以孚衆人之意。而服其心者。而後目之爲名臣。希臘則以此爲無足輕重之事。故禍亂之機。潛滋暗長。以至於一敗而不可收拾。蓋亦希人有以自取之也。又有久居希臘之某通儒。論希臘國家曰。希臘國家。君權偏重。公例不行。是非無一定之衡。高下可以任意。選舉乃百弊之藪。公允爲之不昭。位高爵重之徒。皆惑於星斗鬼神之事。所寶不在於才。所



出不量所人行事悖於公道憲法棄如敝屣顛倒錯亂定準全無希臘其猶足以自立乎。

笛倫君具論希人鹵莽粗率自陷於危難之中讀之足以發人深省笛倫君言希臘萬不能以獨力戰士識時之士蓋早有先見之明矣。希臘之敗西儒待利安暉司預料及之然而希人

毅然決然以干戈相見者固希人之不自量而亦各國有以聳成之也初各國君主貽書希廷以助其氣於是希王喬奇志得意滿率兵三十萬雄視土耳其諸將士亦

習聞倫敦巴黎人之謏言揚揚自負氣概逼人希臘參將范塞司當南渡克利脫島時有英意兩國鐵甲兵艦屯泊於帕哀利曷斯海灣。希臘京外要隘如中國之遼東灣各艦兵士皆

鼓掌歡呼以壯其行范塞司遂益驕夫希臘國小而志大力弱而氣躁各大國本應威迫鬱脅毋任輕舉而乃聳動之以陷於不測之禍是與抗其吭而致其死命者何

以異乎。

希人既敗猶不自知其誤以為各國必出而為之援也於是乎狂妄益甚時勢已非而不可以復為也行軍無術而必不足以再戰也希人皆不顧也方希臘欲佔克利脫以為已有之時氣張甚謂該島之得可操左券小民無知視空言如實事喜躍欲狂而不知其所以後各大國諭令希兵退出克利脫希人於此時設能見幾而作則



雖不能以兵爭勝土耳其而文函往來辯論曲直猶可以保其必勝也如是則克利脫島亂而復平希臘之兵危而復安不亦善乎乃希人進退猶豫可止不止且與各大國商論冀副其意而退兵之說則懸而不斷希人之意蓋謂以彼所為行彼之志其後望為匪淺也愚昧昏陋一至於此豈不大可哀哉

希臘至此獨立無援軍械廠中又空無所有其通國民數二百五十萬祇及倫敦居民之半而乃以不練之卒半械之兵與土耳其戰何其不自量也且希臘遣赴前敵之兵祇八萬人土耳其則以四十五萬眾抵之強弱之勢懸殊矣夫使此八萬人人人可用而以寡敵眾已為必敗之道況其未能乎而希人懵然不覺蓋其當日任意妄為全未籌畫也希人作事條理絕無統兵大帥以黨援得之初開戰時軍中飛請來富鎗十萬桿以應戰陣之需國家允之而遲不遽發迨至運抵前敵而戰事已畢矣希人又不知謀定後戰之道且眾情參差各不相合政府譬之於舟既無羅盤又無引港飄流於大海之中而不知其所之惟聽五六有心無力之人左之右之耳勤曠拿一地又駐紮土兵五千人希兵苟能奮勇直進則取之易如反掌耳而希兵則瞻顧不前此反被土兵所驚倉皇自衣披勒司遁走賽色利騎兵礮隊皆無足用之馬每隊至多有馬百匹且非廐壯所尤誤者希軍中火藥力甚微薄藥力不足則子



力必隨之而滅。所以希兵所發之子，苟土兵在四百碼外，卽不足以及而中之矣。希兵之在賽色利，從未與土人一戰，偶或因游弋而相值，則惟有望風奔竄而已。至於調度水師，更如兒戲，貽笑天下。莫此爲甚。全隊舟艦，從未一奉號令。當戰務緊急之際，海軍大臣得報云：各艦需煤孔亟，而無一屯煤之所，可賴以接濟。於是該大臣竭其全力，以求煤而獲之。然至發交各艦，而希土海面已肅靜無事。各艦可不必縱橫於洪濤巨浪之中，而有煤與無煤等矣。

由此以觀而希臘之致敗，可以無疑矣。笛倫君就其已往測其未來，而知希臘之憂方未艾也。意謂希臘國祚可謂永矣。世變滄桑，興亡互易，而希獨屢蹶屢振，歷久長存。所以希臘之人欣欣自得，而外人亦多歌詠贊歎，深切期望之者。乃至於今日，而向之歌詠贊歎，深切期望之者，皆茫然而失所據。希臘其將不國乎？曾日月之幾何，恐江山不復如故矣。

笛倫君甚信服希臘首相拉列公，然使笛君之言不謬，雖有百拉列，曾何益哉。

### 英據海島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十九日

接到西七月二十八日，美國華盛頓來信，謂英國近於太平洋，占一海島，名配爾畢哀拉。在檀香山羣島之南此消息係得諸美國駐劄檀香山火奴魯魯京城西華爾公使致華



盛頓外部之公牘。西華爾公使以此事關係甚大。故急繕公牘。於上禮拜交輪船寄至舊金山。即由外部所派在該處之委員。節要電達外部。公牘中專報此事。不及其他。其鄭重可知。

英國之所以汲汲於配爾墨哀拉島者。或以美國總統所擬收屬檀香山條約。已發交上議政院會議。恐一經議定。即欲見諸施行。故接踵而起。占此海島。以為他日積煤屯糧駐兵之地乎。抑欲令美國知之。而收屬檀香山之事。或即作為罷論乎。今華盛頓官場。咸跂足以望。急欲得其究竟焉。

美國外部大臣。今擬博訪周諮。查考配爾墨哀拉島情形。倘此島本屬諸檀香山。應即咨照西華爾公使。令檀香山政府。與英國力爭。阻其侵奪。美國亦斷不能聽其公然占據也。

華盛頓外部。現探得配爾墨哀拉島。前曾為檀香山人所據。而查得是島之人。則係一英國最著名之船主名枯克。後此人死於檀香山。數年以前。美國商人知此島有海島之遺。可以糞田。乃在該島立一公司。建造碼頭。搭蓋篷帳。以便取求。至島糞盡而後棄之。今碼頭篷帳。猶儼然在也。

檀香山政府自言。配爾墨哀拉島。從未測量。故其周圍大小。不能確知。或云此島本



係歸入美洲

美國水師中人云。配而墨哀拉島。一經英國佈置。即可變爲一屯煤重鎮。英國政府處心積慮。欲得一屯煤之所於檀香山左近者。已非一日。前數年。倘非美國政府出而指阻。則潑爾一港。早已入其掌握。外部官吏及水師員弁。皆謂觀於英國前後舉動。其不能不於太平洋據一海島之意。已彰明較著矣。惟據外部目下所探得之情形。尙未詳備。此事究竟如何。一時不能妄決。須俟考求實在。方可定奪。西華爾公使電傳之語。亦僅得其梗概。其公願必能詳細言之。大約本禮拜內。可到華盛頓。而華盛頓之閔閔以望者。不啻農夫之望歲矣。

日本使署一隨員論英國據配爾墨哀拉島曰。英國此舉。我日本政府一無所聞。前於美國欲收屬檀香山時。我政府竭力爭之。并謂美國倘開其端。他國之貪得土地者。必將紛紛繼至。曾不旋踵而英國果有此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美於檀香山事。尙未議妥。而英美又將爭於配爾墨哀拉島矣。英據此島。於我日本無甚出入。而觀弈局外。致足樂也。

日官知自主之國應有之權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十三日

日本朝日新聞報云。丹國駐劄橫濱署領事葛倫君。接到上海丹領事公文。稱卸任



天津丹領事斯德耳葛蘭舞弊攜去銀四千圓及金鋼鑽珍珠寶石等貴重之物現  
 在附一英國輪船至日本請即拘拿等因葛倫君當即照會神奈川縣知事請為拘  
 拿而知事謂日丹並無互相交犯條約故峻卻之詎葛倫君竟請英領事出票自上  
 輪船拘獲知事聞之即派員查問查得往拘之時並非執有英領事票惟得英領事  
 允准以犯在英船也知事遂即派員往晤葛倫君告以拘拿斯德耳葛蘭有違公例  
 請即釋放領事答以拘拿該犯奉有公文斷難釋放云云雖知事一再婉勸謂此事  
 實違公例關礙日本應有之名分而領事仍固執如前不獲已知事祇得行用公文  
 嚴詞責索且謂所拘之人非實犯係疑犯尤不應拘乃行文之後西報登有斯德耳  
 葛蘭取保釋放之說果然則該領事更屬蔑視我國名分蓋我所索放者疑犯而渠  
 則儼然以實犯視之指取保而言何其謬也十一日知事復行文索放而尙無回文聞領  
 事因不知辦法已稟請丹公使示奪矣傳說知事問領事該疑犯何在領事竟不  
 告知何其無禮一至於此現聞日官已訪知該疑犯之所在飭令警察即巡捕嚴行  
 巡守矣

朝日新聞報云神奈川縣知事與橫濱丹領事文移往來一無端倪乃於本月十四  
 日文牘截然而止初知事之索放斯德耳葛蘭也丹領事答以原賊已在斯處搜獲



拘而審問之乃本領事分所應為知事覆問所云之賊何來必先犯罪而後有贓罪既在中國所犯則不得在日本查究且日丹無互相交犯條約今貴領事在租界之外拿人是蔑視日本也領事又作一答畧謂拘拿該犯實無不合例之處往來辯駁是空費文牘耳嗣聞領事於十三日訊釋斯德耳葛蘭因無實在犯罪證據按此事不問斯之犯罪與否自始至終丹領事皆蔑視日本之名分十四日知事送一良的美敦<sup>決絕</sup>之<sup>言</sup>至丹領事處伸言領事所為均不合例一拘拿斯德耳葛蘭不合例二令斯取保不合例三審問之不合例末云既屢索而不放惟有從此決絕具報政府聽候辦理云云於是知事與領事之往來文牘乃絕知事即將全家情形飛報外務大臣由外務大臣與丹公使開議日日新聞報云雖神奈川縣知事於此事甚為堅決倘丹領事自認不是負荆請罪則此事當可渙解也

日人論俄日高情形

譯高麗西字月報西七月

俄日交際東方報章皆深論之而論中無不以高麗為主腦非謂高國之足論也以其國之形勢樞紐亞洲關係全局耳東京日人西字報云日本既立高麗為自主斷不肯讓別國稍有侵蝕其自主之權夫俄所求者無他惟欲得一冬令無冰口岸於太平洋之濱耳苟俄國得此口岸而無礙於日本則於我固風馬牛也且俄之所以



欲得此口岸者亦出乎人情之常不宜阻撓倘阻撓之則如沿河而與河爭地將有一決而不可遏之勢是則除高麗為日本卧榻之側不容俄國鼯鼯外他處口岸可聽俄所擇日本不必過問也夫日本之所以欲保全高麗自主者良以日高相倚為命保高即所以保日也

英議院宣言拒俄助高

譯橫濱日日報西八月十一日

西七月十九日英國外部司員克生在倫敦下議政院宣言曰方今東方急務以竭力扶持高麗自主為第一要義高麗政事斷不能使俄國越謀高麗土地斷不能使俄國歸併萬一俄高連合則有事之秋高麗各海港必為俄人退步之地各國權勢不能相衡而俄則雄長東方以鞭笞天下舉足左右便有重輕關係大局匪淺今後倘俄有如此舉動我國必須力圖自保云

按英君主登位後六十年慶典日本特派伊藤侯陪侍有棲川宮親王前往致賀者不無他故各國西報紛傳英日聯盟今觀於英外部司員宣於議院之言西報所傳殆非虛語歟本館識

俄員抵高

譯橫濱日日報西八月九日

日本讀賣新聞報接西八月初七日漢城來電云高麗向俄國聘用武員訓練御林



軍西七月二十七、八兩日。俄國武員三人候補武員及軍中需用之人十人已抵漢城。日本三等公使加藤君知之與高麗外部大臣文移往來辯論此事。後據高麗外部大臣復稱當與兵部大臣商酌再行裁答。今外部已繕就覆文其詞曰：高麗招用俄兵本有自主之權。日本不得干預其事。此函即於今日送至日本公使館矣。

俄法設輪船公司

傳聞俄法商人擬集眾合設一快輪船大公司。由俄國口岸往來於中國。現已呈請俄國戶部大臣矣。

高麗人會

高麗以自主之國。見於泰西各教化之邦者未久而聞其已入萬國郵政公會。曾幾何時而竟自樹立如此殊足多也。

暹王游歷

西七月初九日。暹王離莫斯科。初十日回抵丕透好夫。暹太子扈從於王。王引之見俄皇及后。前禮拜日晚有瑞典特派接王之船名剖利埃。乃及四司回司達者到。王即乘之而行。前往瑞京斯託克霍耳門。俄皇伴送至克郎司太特脫。王游瑞典畢。即擬至丹國京城科亨海根謁其君后。再與從臣三十三人乘暹王坐

譯倫敦中國報

西七月



船抹黑埃卻克利赴拋刺毛乎司。英國海軍屈指是月二十八日可到。王至其處駐泊司  
 匹脫海特。與拋刺毛乎司之師船當聲礮迎王。即於是日乘專車至倫敦。午後可抵拔  
 肯海姆宮。留城中數日。即赴泰潑落考脫離宮。然後至海島離宮。恭謁英君主。王在  
 英國須過八月後始再作客於他國。自西九月初一日起。半月內。王擬至和蘭比利  
 時兩國。和蘭攝政君后預備王宮。為暹王備駐蹕之所。比利時王亦已諭令預備供  
 張云。

乘球探極

譯公論報 西七月廿三日

西七月十九日倫敦斯登達特報言。益特爾於一禮拜之前。偕司脫林罷克及勿闕  
 格耳二人。自斯必次勃阿根。在臘威國之北四百英里同乘氣球往探北極。三人以為有志竟成  
 終可以不虛此行也。路中所需之物。凡能預計及之者。悉載入氣球。攜之以行。計程  
 自動身之處。以至北極。約有六百英里。倘既抵北極。而欲覓一可以停頓氣球之地  
 亦尚有六百英里之遙。長天遠闊。大非易事。所幸者。其行時。時令甚佳。北水洋一帶  
 終歲皆冰。而夏至以後。該處有日無夜。氣球前行。雖有冰而常得日光。且不至黑夜  
 漫漫。昏暗不辨。其氣球每點鐘約可行二十二英里。計於三十點鐘之內。即可以至  
 北極。然風不可恃。未必能如願以償。目下南風已轉為西南風。大約所乘氣球必在



西伯利亞之東矣。北極之行，全賴南風，而風轉變不測，最難預定。氣球又不能逆風而行，祇得隨其飄蕩，惟有或高之或低之，則風力稍殺，或可稍自駕馭。然其力亦甚微，亦不能任所欲往。倘今後東西北風轉變無常，恐氣球永無到北極之日矣。故三人此行，苟能安然無恙而歸，述其所見，或有可以發明格致學問之處，已為幸事。至若必欲抵北極，余私度其未必能也。惟其心雄氣壯，志甚可嘉，倘能回國，國家應有所賞以榮之。瀕行之時，謂去後將以鴿傳信，迺行已一禮拜，而消息杳然。倘日內仍無音信，則三人恐未必尚生全也。第瑞典國君主極注意於此，竊願有以慰君主之心，而毋使其失望於後也可。

### 曷格司射光

譯美國格致報 西七月廿四日

美國開力福尼亞省，有醫生名郁克姆者，以曷格司射光

西人即勤以新法製成一種機器名曰曷格司射光

凡人身及金類經此機器照即能洞見其組織

照一病人之瘡管，並用照相鏡攝留一影，當照相時，病者之

旁，倘有一石，迨照畢，曬上紙片，以察瘡管之病，則見身旁之石，中現斑點，遂察出石內有金，乃知此曷格司射光，非特能照人身，無微不見，且可以察石中之蘊，醫生今得此法於無意之中，自是而後，凡地學家、金石家，皆可持此以考察各種礦產矣。



又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八月十九日

倫敦威斯明斯他報言近日法國稅關試用曷格司射光以驗貨物行李其中所藏織悉靡遺而偷漏私運者無從作弊矣當試用此射光時圍而觀者甚眾見其器如一小千里鏡以鈾鹽之類揸擦其玻璃然後用以照物照時見有一盒上標一籤曰資器以此照之中現蛋形資盆一又有一包標其籤曰鞋復以照之見內有女鞋一對旁有圓球一訝之啟其包則杏子二枚携自埃爾期里阿者亞非利加地在地中海之濱又一盒題口貨樣關吏頗疑之以平時私帶紙煙雪茄皆曰貨樣試以照之果埃及紙煙三盒每盒百枝并英國自來火二盒斯時觀者如堵咸嘖嘖稱奇以為見所未見且皆稱便不置云

剖腦療瘡

譯橫濱日日報西八月十四日

美國紐約倍爾佛佑醫院近醫一女子腦中毒瘡誠有起死回生之功紐約有一女姓哈登勃勒克名秀蓀年二十有九家貧備為店夥得薪水以養其寡母卡落來因母女二人相依為命比來此女忽得暗疾其患在腦遂如倍爾佛佑醫院求治於好意脫醫生該醫生本為外科聖手其藝之精更無出其右謂之曰此病腦中有瘡須用刀剖開腦壳取出其毒方可以保無虞否則必致命不可以救秀蓀初尚猶豫繼



思寡母在堂，賴其度日。倘一旦有不諱，母將何以爲生？乃決計求治。聽醫所爲，初服蒙藥後，昏迷不省人事。好意脫醫生，卽以破腦之針，破其右邊腦旁一孔，取出腦旁一小骨，復另以一細針，針旁有刀，可割者，由所破之孔，探入取出，如豆大之腦一粒。驗之腦中，果有毒瘡，一如其所言。幸此毒瘡，僅如濃漿，尙未凝結，其質猶軟，倘漸大漸硬，卽爲不治之症矣。目下療治尙早，不必用刀割刮，但以溫水噴灌入內，其毒悉從右邊針破之孔流出。醫生云：其毒流盡，夙疾卽瘳，而且強壯如昨。一經洗滌，可以立刻奏效。如一極疲弱之人，從浴盆中躍然而起也。須臾，該女子秀搦果如醉方醒，如夢初覺，而神清氣爽，頓覺逾於平時。初啟口，便問曰：老母何在？霍然而愈。一若絕無所苦者，醫生之技，誠進乎神矣。

### 路透社電音

希臘應付土耳其之賠款尙未議定，和議因之不能速成。○中國向英國呼來極晤孫公司，借款一千六百萬鎊，議定長年利息五釐，以九十五鎊作百鎊。威京卿已代國家於草合同上簽字。西八月十六日。土希和議又生枝節，因土人欲在賽色利暫佔一地，待賠款逐次交清，而後土兵始逐漸退出。各大國允之，而英國獨不允。西八月十八日。○法總統起程赴俄國聖彼得堡，有人於巴黎豆南街暗藏一匣，中貯炸藥及釘，欲以



傷害總統而藥發時總統過藏匿處已數秒鐘幸獲無恙○土耳其首相辦公之所

如中國之軍機處有人暗置炸藥於其下猝然轟發死一人傷數人西八月十九日○美國外部大臣

休門覆日本末次來函語意甚為和平且云日本名分美當慎保之使無損失○土

耳其銀行願以金磅一兆假與希臘為第一次交付賠款之用○英國滅魚雷船司

賴休及巡艦飛登因天氣迷漫在英國海相碰司賴休受傷甚重西八月一日○英相沙

力士勃雷於土希和議與各大國意見不合各大國皆非之謂沙公欲散連橫之局

現在正相持不下德國謂賽色利退兵一節若不從眾議則德當退處局外不復與

聞○上人殘殺阿迷尼亞基督教人之役各大國允為辦理而遷延不動至於今日

阿人不能待貽書各國公使曰苦待已久影響絕無各大國不為之圖當自圖之西八月

三月廿日○法總統已抵聖彼得堡俄人款待之甚殷○美國麥價騰貴美銀其價值倍於

圓○圓祇易麥一斗○英相沙力士勃雷擬會同各國為希臘籌借款項以賠兵費

希臘入款由各國管理俾可照付利息西八月廿四日○沙力士勃雷之意各大國皆避之

現正稽查希臘入款何者可用以歸還借款○美麥價漲英麥即隨之而漲每誇脫

英石四需英金二十七仙令○俄國於不透奸夫設筵享法總統主賓酬酢惟言總

統此來將以結兩國之好絕不及聯盟事西八月廿五日



東文報譯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

譯世界雜誌

西八月  
初一日

近時中俄之關係切要。盡人而知。而俄國於亞細亞洲懷抱南下之雄志。亦益彰著。中俄密約之事。登於北清日報中。東西兩洋。喧傳不已。而中國政府與中俄銀行。合同立議。將設中國東部鐵路。蓋密約之意。亦於此間可以窺見一斑矣。今且畧說該鐵路條約之來歷。及鐵路情形。曰。千八百八十六年。俄先皇發詔云。須擇捷路以安設西伯利亞鐵路。蓋自俄京至海參崴。從斯土連地士奚。經由滿洲。為最捷之路。於是乎俄人以謂須用強壓之策。以拓地於中國。會中日之役興。俄人翹足而望。謂機可乘也。即先開強請之端於中國。中國亦竊懼俄人侵犯。欲設鐵路自山海關經過奉天吉林齊齊哈爾等。以至俄境。而陰備於北方。豈意中國欲利用俄國。而卻為俄國所利哉。俄國既約。敷設鐵路。意謂是即併吞滿洲之前導。於是簡派官員踏勘其地。且稽考其情形。該官員等。查畢回國覆命。到偶的都沙。撰文登俄國新報。其中有言曰。現在滿洲之人。以中國東部鐵路相聚而言。用為談柄。中人等謂此鐵路竣成之日。必於中國商務及農業大有利益。中心悅甚。假如舉滿洲全土。以屬俄國版圖。則渠輩必悅服從命可知。甚且斷其辮髮。以歸化於我俄國。亦意中事耳。嗚呼。何其



言肆無忌憚之甚也。俄國各新報皆傳鈔此論。及後訂鐵路條約。中國果爲俄國所牢籠而不自顧焉。豈不極可愍乎。昨年八月泰晤士報訪事員云。某大員揚言云。雖一任俄人敷設鐵路。本不足爲憂。俄人雖蓄異心於中國。有併吞疆土之說。亦不足恐也。嗚呼。中國不自危。而使人起哀思而代憂之。如此之約。豈終永爲中國之利哉。其必有噬臍之悔也。

中國東部鐵路公司。將敷設之鐵路。足可以代西伯利亞自斯土連地士奚至洽洽魯夫卡之鐵路。其間約千六百六十俄里。一俄里須俄銀九萬留。俄人初欲築西伯利亞鐵路。卽擬自斯土連地士奚至洽洽魯夫卡。嗣以工費浩大。頗難告竣。於是乎始屬意於滿洲。蓋經由滿洲而築鐵路。則工程稍易。所須之費約五萬留而足矣。如此則不唯節省經費。而工又能速竣。蓋西伯利亞鐵路。在中國屬土內。有千四百二十五俄里。沿途天氣。既不甚寒。地質亦稍豐。一如松花江附近一帶之地。最爲肥沃。產出穀禾極盛。足以養沿海之民也。查中國東部鐵路公司章程有云。該公司已經稟明中國政府。准其開鑿煤礦。或營商工業及礦業。亦無不可。噫。是俄國假一公司之名。築鐵路於中國地方。又兼擬開礦業及商工業於中國。故訂此約也。其遠謀雄圖。匪夷所思。蓋設立該公司之任。雖全託之於中俄銀行。其實權全在俄國掌握矣。



又章程有云。該公司開鐵路之後八十年。中國始可得專管該鐵路。嗚呼。八十年後之中國。果何如哉。試細思中國國運。思過半矣。且夫該公司之設。何嘗不起見於俄國之利益乎。成此路後。俄國得利於其商務及軍事之上。決非尠少。試看該鐵路章程。則大分明矣。安見中國之利。果有若干乎。唯不過日八十年之後。專管該鐵路耳。試觀中國現在情形。殆爲極衰之運。行見埃及土耳其之覆轍。卽在目前。誰謂八十年後之中國。猶如今日哉。該章程又云。中國政府。於三十六年後。有可以購回該鐵路之權。信如斯言。則須及今清辦其資本。及各項所費之費。今中國財政極困。力豈能及此哉。立此條款。不過掩耳盜鈴。爲空中樓閣。以飾觀耳。其大員本以慧眼稱。而不能察俄人陰謀至此。豈不極可怪乎。

吾人擬觀察東方現情。以下其將來如何。須考察俄國版圖。及其地勢。何則。其國接壤於中國北位。蠶食隣邦。拓地於亞細亞洲者。三百餘年矣。中國瞠焉不知設法抵禦。卽如千八百六十年。中國割與黑龍江及浦里莫斯克洲等於俄國。又如千八百七十年。俄人畧取中國屬土克兒沙亞洲。蓋昭昭在人耳目。雖質之中國大員。其辭亦不能逃遁。西伯利亞一帶之地。平原廣漠。氣候寒冷。未墾拓之地。極廣。其面積有五百五十八萬九千二百八十九方里。而既墾之地。不過十二分之一。人口有



六百五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一之多。然俄種居其十分之六。在黑龍江岸一帶地方。每年夏季三個月。多淫雨。不宜耕作。穀不甚登。在東方接境於滿洲之地。一歲之中。多濃霧深鎖。濕氣太重。故當植物茂盛之時。農民不得不遠離其田圃而去。如西伯利亞之地。無有毛革礦山等之天然美利。又俄人無放囚徒於此地之事。則雖管有此地。未見能收其利也。唯至滿洲。則不似西伯利亞之瘠。北邊有山脈聯綿。可以遮斷北面之烈風。在十年前。其人口約二千二三百萬。即齊齊哈爾人口約二百萬。吉林約八萬。而遼東地方。則約一千二三百萬人。產物不獨出穀禾。又能產棉花藍靛及烟草等。蓋以農產之物為主。莫斯科報訪事云。俄國沿黑龍江岸七百五十餘里。凡物皆取資於滿洲。即如獸肉及穀禾等多係滿洲所產出之物。而以愛理為商貨聚散之要地。不得不著意於此。由是觀之。俄人垂涎於滿洲。豈偶然哉。蓋洵不得已也。

昨年八月四日所刊泰晤士報論中國某大員有曰。某大員生平得益於我英國極多。蓋有出於意料期望之外。然我英國威信之在北京者。現已失墜一半。中國政府不知何以於英國則疑惑之。獨於俄國則深信之。至誠感謝。其餘諸國。則交情稍疏。雖然。倘我英國幫助中國。且假以有形之具。即總稱貴財銀幣等也。扶植其獨立。使他國無敢



或侵其國權則中國必德英國。威信亦必立。然後庶可以驅逐列國。此舉誠在英國人民之手也。或曰：中國何嘗不計及哉？中國某大員到英京時，語英相以此意。英國上下未嘗有思出此策者。則其無違志可知耳。中國以此種之議商之於俄，則俄國家必應允。意者中俄密約之端起於此乎？中俄既訂密約，而旅順、大連等埠，非復中國之有矣。中國之意，爲求假外援，故立約合同，遂不覺將管有兩埠之權，已陰移歸於俄人之手。豈非愚之極乎？嘗讀聖書曰：埃及困於饑餓而不得食，見其弟有麵包一片，欲乞得之，卽讓弟以一家貲財。中國之事，何以異此？夫旅順、大連兩埠，非在中國本部之外，實屬滿洲也。俄先時意欲俟中國瓦解之日，瓜分此大國，而得其一部。然須早奪此兩埠爲基本之地，有所據依，其立心不過如此。今忽立此密約，則俄國併吞滿洲，亦在其意中矣。彼所謂中國東部鐵路者，雖名稱中國鐵路，而其實則爲俄國鐵路，非中國所有也。俄人屯軍隊於鐵路附近，縱橫穿過滿洲之野，直到山海關，卽接續中國北部鐵路，以直到北京，是舉中國任俄國願使耳。且其假用膠州灣，是欲舉中國在黃河以北之屬土，盡服從己也。若夫朝鮮，更不足言，其爲俄國俎上之肉，本非始於今日也。唯中俄銀行，別有一種專權，爲俄國謀甚密。異時席捲滿洲，歸俄人之有，必在是也。苟俄人新得民於滿洲及朝鮮，是俄國新添人口，約四千萬。



也。率此等之民，以臨極貧弱之中國，責以清債，問以種種口實，則其勢必猖獗如火燎原。歐洲諸國，亦豈能坐視俄人所爲哉？嗟乎！俄人張羽翼於東方，較之於土耳其及波斯更甚。他日中國爲俄人所蹂躪，必有過之無不及也。

俄人汲汲謀中國，中國瞠焉不知。法國早見俄人所爲，必關係法國利害不少。費瓜樓新報論云：近時喧傳中俄密約，如此說不出於子虛烏有，則俄國勢力之大，可爲一大驚焉。我法國由來稱雄於四方，雖卓然爲列國所環視，大異從前。然中俄訂密約之事，果非謬傳，則所關係我國形勢，甚非尠少也。我法國垂涎於中國南方日久矣。昔屢逼中國政府，擬爲中國募公債於法國中。一如俄英德人等所爲。北清日報在北京訪事云：法國公使將五條款發議於中國政府。其第一第二第三條，卽言法國爲中國募公債，必以法國爲證保。第四條云：法國須監視中國關稅。中國宜委任法國以此事。第五條云：中國須允准法國設鐵路於中國南部內地云云。英人赫君久已總持利權於中國。儻法國能監視中國關稅，則現爲中國總稅務司者，將辭其職乎？英國所現有於中國之勢力，將任其日有減色乎？如中國政府聽法國所請之條款，則法國於中國，足以握財政之權，亦必與俄國無異。意者法人亦必鑑故事，用俄國築中國東部鐵路之例，而攫取中國南部鐵路之利權也。必矣。如此，中國已爲



俄法兩國所扼吭。譬猶背深淵而前射狼耳。況中國情形。東西南北猶四面盡張網。羅任其密布。無一面可以逃出。甚矣其危也。中國既不能毅然拒絕法國所請之條款。唯允准法國東京鐵路。自法國境蘭蘇附近。至中國廣西省龍州地方。龍州爲西河通航之區。其商務頗殷盛。於是法國非武斯里兒商會議築鐵路事。蓋法國據千八百九十五年六月所訂之中法條約。以得其利益也。法人意謂。夏未至而燕鳥先至。法所以得利權於中國之端。卽啟於此也。自中日和議成後。中國稍稍欲開礦務。雲南廣西及廣東等。礦產極多。欲攬其利權。惟法國至便。卽須託法國從事此業也。故法國外務大臣演說於下院云。中國向假利權於外國。一從舊貫。至今不改。有如礦業。尙因襲者久矣。我法國當先得其利權。中國能假我法國諸公司及工業家開礦之事。則我法人宜如何喜悅慶幸。共浮一大白焉。

俄法同盟實情

譯國民新報 西八月十五日

美國前駐紮法京公使癸斯地是氏論俄法同盟實情。登之北美評論報。頗切實可資參考。論云。法國所以訂俄同盟。蓋實出於不得已也。蓋足使法國地位增重也。法自改民主之後。其世家大不便。議論紛出。或云法國現情。已下入第二流國之羣也。或云。法國在千八百七十年。一敗塗地。而致爲三國同盟所窘斥也。或云。法國國運



之類兆既見矣。如彼人口年年漸有減色，亦豈偶然哉？或云法國將失墜，其國家爲第一流國之威嚴勢力，未嘗不由在朝有司之蒙昧愚庸也。今且姑不論其因果所起如何，如法國果有落第二流國之羣乎？則必法國自主之宗旨漸滅，而武斷之勢力復興之時也。苟如此，則法國之文明教化及各種文藝人情等，烟散霧消，而歐洲列國之人，不復稱法人之政治文學，巍巍霸權，立見其消沈於寒煙荒草耳。雖然，法國現情有使人不堪憂念者焉。法之在朝有司，雖日以發揚國家光榮爲念，然岌岌之勢，非亟一變現情，則國家之命運，未可測知。其或遂至不可救治，其病患亦未可知也。法民何忽懷如此憂念哉？則由於俄法同盟之故也。夫俄法同盟者，果有盟書乎？抑不立文字乎？此法民所以疑怪也。或云同盟之事，兩國之間，必未立文字之約。我法國於實際，大失獨立之權，其所爲外交者，一爲俄國所左右耳。嗚呼！是豈法民自主自尊之念所能忍哉？俄法同盟，果有益法國幾何哉？往歲馬關條約，將訂於中日之際，法國爲俄所挾制，左袒其議，以蒞日本。日本之與法國交親，既年久矣。於斯時也，苟日本竟拒絕俄法德所要挾遼東之事，則法雖與德有宿仇，亦將聯德而啟數端於未曾違約之日本。有斷然者，然其苦衷，難以白於天下也。外務大臣亞訥得於代議院辨明此事，有云：法之爲此，是出於不背俄國之意也。自是之後，法國日就



屈辱之地國中志士亦漸唱俄法同盟無益國家之說而不已。然法國內閣每作辭云。俄國當助我法國。使英國撤兵於埃及也。其所以爲口實雖如此。然不過以藉口焉耳。非真能如是也。法國所期待於俄國者。俄國未嘗懷見諸實際之念。是俄國玩弄法國於股掌之上也。所謂埃及之事。俄並無助法國之心。前俄皇親到法。所以酬俄法同盟耳。並非有他也。英國駐紮俄京公使溫昆諾兒氏嘗訪俄外務大臣魯馬能務。魯馬能務頗論議英國之埃及政策。溫昆諾兒氏詳筆記之。次日將所談論示魯馬能務云。將具報諸本國政府。魯馬能務固請止焉。蓋俄爲法謀也。其意謂所以酬法國致力於馬關條約之際也。密爾氏者法名士也。現爲代議院長。客歲在議院問外務大臣亞訥得氏云。俄法同盟於法國危急之時。果有何等之益乎。今我法關係東方之事。任俄國所爲。而不復省墜落我國威名利益。卽俄法同盟。是不過增法國不利耳。亞訥得氏對曰。我總統福兒氏與俄皇交頌該盟之成。聊可以增榮耳。嗚呼。頌辭果何益於國家。唯爲此虛榮。致託一國之運命於此。豈不殆哉。亞訥得氏此言。頗招法民之嫌惡。怨尤焉。俄國外務大臣魯馬能務嘗爲養病故。至法國與亞訥得氏會晤。論東方交涉密約云。法國不干涉土耳其國內政。惟墨守此約。故土皇擅虐殺屠戮。亦如不知焉。於是乎法國失此好



機會不復有稱霸於東方之事。一任土人虐殺亞兒美尼亞人而不加禁制。則保護羅馬教會之名。果安在哉。不啻失其名。實失其當務也。俄國視土耳其則不然。俄本欲併吞其國。其深意豈難窺測哉。唯列國屢起。共阻礙俄國欲行之政策。故未能伸其素志於土國。乃姑變其併吞之計。而為保護之名。不為之變。內治整朝。綱故土皇歷世之遺圖。因仍至今。而毫無振作。蓋欲使其國大政釀亂。虐殺相踵。以至土崩瓦解之極。俄國所以待土國。實在此也。千八百九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法國駐紮俄京公使門的伯樓氏報告其政府云。魯馬能務見亞兒美尼亞之事。謂無論該地有何等之變。決不以強藩土皇。俄法二國之於土國。蓋概如是耳。抑法國宜執之方向。果何在乎。曰有二耳。蓋法國非獨立獨行。不假助於人。自勇往奮前。以保維其國家之獨立。則莫如與俄結和親。以賴焉。然如此之事。係前古未曾見之題目。其作法宜出於何途。恐地球國民。未曾有前例也。法國人民。嘗遭遇戰亂。又苦於內訌。厭亂而思安。又其國介於敵國之間。故訂俄法同盟。欵以扶植其國家之獨立。洵出於不得已也。的埃兒氏於普法戰後。嘗歷訪列國。上京。深考列邦大勢。既歸國。揚言曰。嗚呼。我法國孤立無援。豈得求免於他國哉。蓋自是之後。以至俄法訂同盟之時。無強國為之奧援。其危急不安之情。不可言喻。今雖



有此盟仍未可稱國家遂有泰山之安也。何則。俄也者。專制之國也。風氣未開。尙多野蠻之行。而法雖以自主立其國。然執政不能假外交以助內政之威嚴。使利益確有把握。則恐不能終守此盟約也。總之。俄法之間。情志未嘗齊一。又未嘗同其政治風俗。法何能安枕乎。然苟有一大政治家在法國。則雖如此之同盟。或可竟轉禍爲福。亦未可知。雖然。法至今乏其人。一任從俄國所爲。屈抑於俄國權力利益之下。國勢將陵夷。百事將日非。嗚呼。其奈之何。

布哇事件問答

譯國民新報 西八月  
初七日

日本大學教官法人路本氏。邃於法學者也。頃者有答人問布哇之事云。蓋日本之與布哇有交涉。非一日矣。近者布哇與美國將合併其國家。各國狐疑並生。於是乎紛紛之論雜出。日久不決。有一外國居日布之間。議調停其事。路本氏與某君問答之言。蓋關於調停之事者也。爰開列其所問所對如下。問者曰。聞所關日布之事。將由各國出而調停。先生所見如何。對曰。以余所見。調停本屬當然之事。余固望日布兩國。亟出於此途也。問曰。或謂調停之事。似傷損日本國威。然乎否乎。對曰。豈其然哉。作如此論。無稽之至。夫國家之重名譽。與昔日之見頗異。自中日戰後。蓋有變遷於其間也。故今日列國爲爭議。亦自異其法。意者日本之於布哇。須定是



非於言論之間。是實歐美諸國所爲向例如此也。問曰：雖然如一國服從第三國所謂停之議。則於其國之主權。豈無所污損乎。對曰：主權者不存於法律之外。今有一人曰：我不服我國所行之法律。豈爲至當哉。惟必服從其國之法律。乃始爲一國之良民。以維持一國之風俗也。使有一國出而調停於兩國之間。則服其所斷。未必有損國威也。我日本服從外國調停。而能守其信。則日本名聲。却從此益盛。可必也。自來外人動輒謂我日本人好勇。今宜守此誠信至道。以釋外人之妄議。亦不可不知也。問曰：先生著書曰：請調停於外國。須請數國合議同定。乃可信從。其理如何。對曰：蓋有數端。一曰以實際見之。自今世紀之初。宜託數國君主或總統出爲調停。僅託一國。亦或有不能調停。故託數國。以待法律學家執至公至平之見。則能免種種之窒礙也。二曰如僅託一國。則其君主或總統。必委之於其大官。卽多付之司法大臣或委員等。以當其任。此等諸員。本不以調停所託之件爲深念。歷觀前事。或倉皇斷決者有之。或漫不經心者有之。類不能權其重輕。歸於至當。況未必無私心存於其間也。惟有選精通公法學士當其任。或庶幾焉。凡此諸說。非獨余一人之私言也。三十年以來。唱道此說者。前有利伯兒氏。其他卡兒伯氏。伯龍出利氏等。亦相承多所暢論久矣。蓋調停之事。關係非輕。必如此彼此同得利益。始見公法公理。



之當也。

伯拉西兒風土記

譯日本新報西七月廿六日

日本移民公司某君嘗抵南美洲親視察伯拉西兒國風土而回語人云該國面積六百萬方英里人口千四百萬有小州二十其國行共和之政現總統爲謀路易氏首統共和黨政黨分二其一爲立憲君主黨現值共和黨執政權之時此黨人等多居國家樞要之官分知各州其權頗重儼然成小總統之勢蓋內輕外重之弊致此也從前本爲君主行王國之政中葉以來變法爲共和之政立憲君主黨本多該國貴族兼富貴產以漸進爲宗旨現雖在失意之中然其勢力亦有隱然不可侮者焉其國語言用法語或葡語雖英語爲地球通用之語而卻不通行此國也故欲一游而抵於此國者須操法語或葡語其風俗似葡萄牙國人男女風采驟見如葡國人及細觀其情形則知衣服學法人飲食學葡人也又頗尙豪華首府里俄的耶漫樓居屋悉爲石造殆有游法京巴黎之意及進房屋之內則其不潔不可言狀又有一種可怕之風土病日黃病故該府居民家有富貴或官吏等則多住桑母距首府約四英里空氣清潔每日從此地至首府了公事之後乃復回焉故雖各國公署領事館等設在首府之中而其領事則每日從桑母到首府以辦公事俗好彩票即呂宋票之類



國家亦不禁止。且加抽其稅。或國家自爲此舉。從俗尙也。國中尙無兵備。非本無也。蓋雖有猶無也。何也。以未嘗見有宜備之外患也。前七八年。與隣國巴拉改相關。然未可以戰爭視之。所謂兵備者。唯有常備軍數隊。及軍艦數隻。至警捕之事。亦頗完整焉。其產物以咖啡及煙草爲輸出品第一。藉英法及其他諸國船舶之便。輸出外國。首府之中。雖有造船所。然未有船舶可以資利濟也。又該埠有紡織局七八所。鐵路數條。而該國政府。管其中部鐵路。現時歐洲移民於此國。以意國爲第一。葡國次之。德國又次之。蓋三分而有其二。者。意國也。從事農業。如種植咖啡及棉等。屬意國人居多。葡人多在各地埠頭搬運貨物。德人則多木工瓦匠等。蓋德人長於工匠也。各國移住在該國之人數未詳。唯於桑火兒州約七萬餘。日本人抵此國者極少。今將移千五百人於該國。蓋已有夙約也。此等之民。到該國之後。總從事農業。卽種植咖啡也。種植咖啡法頗簡易。其功亦不似布哇種糖類物之勞。該國南部多產咖啡。棉在北部則多產糖。烟樹膠在中部則產金及金鑽石等。然以咖啡爲該國產物第一。每輸出之於歐洲各國也。我日本宜輸進該國之貨。如米及雜貨。必有利焉。該國本以金幣爲制幣。近年以來。其政府屢濫發紙幣。於是紙幣之與金幣。差其價格。而不能畫一。其弊頗極矣。



銀價賤落之由

譯東京日日報西八月

日本將行金幣本位制而地球銀價之賤落極甚其故何也請嘗試論之蓋金銀價所以見有大差不獨銀價賤落金價亦實漲貴也何則近時金價所以漲貴之故厥有數端比年俄國頻購金蓄藏國庫其深意所存旁觀未可以驟測或曰俄亦擬更革幣制也雖然俄國購金之多決不止如或者所說也現自本年一月以來俄國託德商購金極多現查其所貯藏於國庫之數爲一億一千萬鎊即當我十一萬萬圓也地球貯金之多當以俄國爲第一顧俄國行使紙幣即銀票不過十萬萬圓左右而現貯藏如此之多金且其購之尚未有已則其志所在非爲擬更革幣制而擬準備於戰時之用昭昭明如觀火矣意者異時俄國與他國從事於干戈戎馬之間其所貯藏之金卽爲支應四方之用源源不斷必至如千八百五十年之交大發金礦於訖里喇兒爾亞及澳洲等時也由是觀之近時金價之漲貴俄國購金之多先爲其第一因也又奧國亦頃來購金擬以安固其幣制之基本所購之金亦極不尠是亦金價漲貴之第二因也我政府既取中國借款金於倫敦又命正金銀行購金於倫敦現自本年一月至五月所購之數爲六千萬餘圓悉送回本國嗣後尚且購金不已蓋亦爲第三因也凡此三因是即使倫敦金價漲貴也雖然果何以知其事之



不差乎。日觀自南非洲及澳洲地方等。輸進英京倫敦之金。藏在英蘭銀行者。即英國極要銀行也。隨納隨出。不稍暫留。即輸入日俄奧等諸國。試考查此中實情。即思過半矣。

金價漲貴既如此。而銀價之賤落。理有固然。非不得已也。況又有銀價當賤落之。三理在焉。一曰。頃來日本政府。不復購銀。又有將賣所貯藏銀之意。外商見商機極敏。故致銀價賤落也。二曰。印度政府。近亦廢購銀鑄幣之事。又美國有開銀礦人等。近來各各遠賣銀於市場。雖其意所在。未可驟知。蓋必有所見於商機也。往時美國度支大臣。來滿奚氏。因市情不振。擬設法挽回。屢演說於各地方。中有言及幣制之事。銀鑛家等。乃察金本位制。謂必能行於旦夕。故遂計及此也。三曰。頃來中國輸進銀極有減色。亦為銀價賤落之一因也。要之需金愈多。即價漲愈貴。而欲銀之漸減。即亦賤落其價。乃至成爲金一銀三十六之比例。蓋爲古今未曾有之比例差也。意者銀價將來之情形。恐不能復漲貴也。理財家某君所論如此。



家分文帑項從前用去各項仍由該三員先行賠繳完官一面勒限一月將租去四船自行設法索回倘再逾限即照四船奏定原價責成該三員分賠著追決不寬貸各等因奉此查此事曾經上海道與曾大人商同邀請公正人與我處所請公正人秉公調處而貴行又不照辦茲奉前因所有前項我所借給之銀七八千兩及曾大人郭司馬所發香港鎮江兩處人工水手之銀一萬餘兩統計已在二萬數千兩之外我與曾大人郭司馬賠出此銀已屬萬分為難現尚未能湊齊呈繳留滯在甯若貴行再不見機速了使我等受累與貴行毫無益處且我與曾大人郭司馬皆係清官並無家財爾行自可探聽若事至無可轉環將來曾大人稟明大憲將四船硬行收回再與爾行評理貴行何所挾持豈不悔見幾之不早耶函到務望作速憑公正人早日清結交船免傷和氣至囑至囑此問

卷列上 大班日祖名另泐此信附有徐君名片

原告邊列士既問畢威律師請傳喬芝雷問曰爾是否係引港 答是 問爾是否前由信隆行派充武甯船主 答是 問爾充武甯船主是否至該船在上海被阻為止 答是我奉調赴新福建船開行一次彼時武甯船由拂蘭毋船主管駕問爾能說交船日期及爾接管日期否 答一交船我即接管其時我憶約在西六月十九號禮拜六早起 問誰收歸交清冊點交船上器物清冊 答我與大副 問爾候徐

會審員

三



君數天始交來。 答是。 問徐君是否於十九二十號來船。 答是。 問該清冊合式否。 答該清冊尚稱真實。 然不合式。 問爾所謂不合式者何。 答船上之物如繩索等類不敷用。 問此是否指機器房及船面而言。 答機器非我所司。 指船面而言。 問爾能將船上缺少器物指出幾樣否。 答船自塢入江無甚繩索。 祇有一條已爛。 并作雙根。 尚須緩行。 恐致拉斷。 問其時船尚未交。 答未。 在徐君上船之前。 問其時該船是否掛中國旗號。 答是。 問船有船牌否。 答無。 問後來向海關領到。 答是。 問爾知發給船牌時日否。 答將開船之時約一天前。 問該船初次開行在何時。 答應在六月二十六號午前開行。 惟爐門離節不能開行。 當將蒸汽放出。 用拖船拖至江中。 問爾見桑尼。 答見拖船之時伊立在碼頭上。 問是晨伊是否在船上。 答是。 約六點鐘時伊上船驗汽門。 問此是否係驗船師應為之職。 答船出塢後。 向例由驗船師整理汽門。 問桑尼之傍。 另有他人否。 答實勘。 問後來設法開行之後。 機器遭損。 是否係實情。 答機器非真遭損。 不過不能蒸汽。 不能快走。 問該船有一次在吳淞口外。 七邁路遭損。 是否係實情。 答是。 問是否在海中。 答在長江上游。 問是否並無十分風浪。 答風波甚平。 問下水之時。 有無為難。 答第一次下水。 經過狼山灣之時。 船與浮錨相撞。 但仍開



走無事。問船遭損後如何情形。答僅用一副機器開駛回來。問其時船裝貨否。答貨客均有。問貨客均裝回來。答是。問管輪是誰。答歐子勃。問爾能否以此爲歐子勃之過。抑係伊有意毀壞。答萬非歐子勃之過。問復狀內稱信隆諭令毀壞武甯船。爾曾奉此等諭否。答從無奉諭。問歐子勃曾否以機器應修各項具報爾船主否。答伊常以應修之事報我。問曾照修否。答從未照修。問該船後至何地步爲止。答從此未再開行。問遭損在何日。答在八月二十六號。問律師曰。遭損日期。我未嘗爭論。喬芝雷稱該船遭損進上海口之後。我不復願管駕。初該船與浮錨相撞之夜。船面駕駛及水手人等。俱入機器房充作生火之人。預備蒸汽。大副名福勒斯亦下去。問至此。中西官退堂。訂禮拜一十二號復審。以上第五次會審。

信隆租船案於六月十三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原告邊列士。由律師盤問曰。爾未來上海之前。在何處。答在蘇門答拉。問在蘇門答拉若干時。答約九月。問爾在該處。作何雜務生意。答非細說。不能使爾明白。問律師曰。我不要知細情。但要知爾做何生意。答我之生意頗大。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我出印度赴蘇門答拉。創一公司。振興其蘇生意。前項生意。兼栽種及製造其蘇之事。此等其蘇。由



在中國及南洋一帶。問此等苧蔴是否做夏布所用。答是我與蘇門答臘之沙  
譚地主有交涉彼欲在其所屬之地栽種苧蔴與我訂立條約為所屬各縣收買我之  
牌記定價一萬元。担律師曰爾如欲再加解釋將來可由威律師申說現在我只  
要爾答我所問遂問爾在蘇門答臘苧蔴外尚有生意否。答無。問爾在該  
處是否自行開行抑為他人辦事。答我須細述。担律師曰我不欲詳細爾將來  
可再申說又問爾在該處是否自己開行抑為他行辦事。答我自己從未開行。  
問然則爾在蘇門答臘並不做雜務生意。答不做。問爾未赴蘇門答臘以前  
在何處。答在加爾吉搭。問爾在加爾吉搭做何生意。答我之生意大半在苧  
蔴。問爾在加爾吉搭是否設有一行。答是。問行何名。答邊列士行。問  
該行開設若干時。答自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起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止。問爾  
到中國是否因有專業。答是。問何業。答為公司事。問是否為公司振興苧  
蔴之事。答我在蘇門答臘有二公司一係沙潭地主所開卒無成就。問然則沙  
潭地主處之事並未成就。答未成就又一公司係荷國人公司。問作何生意。  
答由我來辦苧蔴。問是否指爾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底來滬而言。答是。  
問爾在上海自行開行在何時。答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二月間。問前年三月



底到滬後。至次年二月間。其時爾有何事業。答我與怡和訂立合同。振興中國之  
蘇生意。並訂明獲利各得一半。問然則蘇門答拉生意。概無成就。答是。問爾  
與怡和所訂合同。現仍照行否。答否。問然則此事是否亦無成就。答此事非  
無成就。問與怡和之事。則無成。答是。問爾二月到滬開行。是否專為振興之  
蘇公司。答是專為此事。問經辦若干時。答至今仍辦。問照爾所說。是此外  
爾並無別項生意。答我尚有別項生意。問爾與寶勒何時合股。答在去年西  
二月間。然開辦自西四月起。問以前爾與寶勒會否另有往來。答無。問爾與  
寶勒合股時。有無本銀。答我頗能拉帳。問拉帳何解。答我頗能在印度籌銀  
問若干。答但生意起色。不論若干。我可向印度各友處籌畫。問爾行曾訂立  
四船合同否。答訂。問商議訂立合同之事。爾與寶勒孰辦得多。答二人均辦  
問西四月十六號訂立第一合同之時。長江通商各口。爾有經理人否。答無。  
問所租之船。爾是否擬往來長江一帶。答是。但能攬水脚。不論何處均開走。問  
然爾以往來長江為主。答是。問長江各口。爾曾布置碼頭否。答立合同以前  
未布置。問立合同以後。各口爾有無經理人。答有。問爾可將長江各口經理  
人姓名告我否。答皆係中國人。我記不清。惟漢口係希立希丁經理。烟臺係沙灘



司行天津係惠爾孫行牛莊係班的乃爾行。問此外爾各口所有經理人是否皆中國人。答否。鎮江係一美國洋行經理另有名愛邁雷者前曾在領事署當差亦係本行經理人此外皆中國人。問爾不知其姓名。答記不清。威律師向担律師曰將各經理華人開單交爾爾能允從否。担律師曰我無不允從。問名姓單爾現在無之。答無。担律師曰不妨隨後再交。答是。問爾有何等碼頭。答是否指長江一帶。問長江一帶有否。答長江我無碼頭我有大駁船。問然則爾之輪船是否停在江中卸貨是否卸入駁船。答是惟漢口有碼頭。問是否自己有一碼頭。答是。問爾往來之銀行係何銀行。答係滙豐。問照爾所說爾立一合同租船之時本銀甚多足做輪船生意。答我行初開資本頗多。問爾與被告爭端未起之前是否有堂諭斷令爾付銀三百三十五兩八錢一分之事乎。答我未知有此事。問然則爾未向人借錢照付堂斷之銀乎。答我從未借錢付此。問船上薪工等項是否爾常有錢足敷開銷不必借貸。答齟齬之前我向有錢足敷開銷。問然則爭端照爾說自何日起。答自七月二十六號武甯船壞起。此前薪工及各項費用我有錢開銷。問此後薪工一切是否非借貸即無從籌款開銷。答我從未向被告告貸我曾向徐君借貸。問爾開走輪船生意用何等華



人。答約十二人。問大夥計何人。答買辦蔣伯恩。問通事何人。答龍其甫。問該買辦仍僱用在行否。答在。問通事在否。答不在。問已開除。答是。問何時開除。答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間。問因何開除。答徐君囑開除。問該通事曾否私寄南京制台二電。爾所未知。答我不知伊曾私自發電。問爾開除該通事曾知照大衆否。答曾登中國報。問然則在爾並無開除之意。答無。問爾以前所供謂爾接收各船時其船皆甚壞。答是。問爾接收之前各船木係官家差船欲裝作信隆行商船須更改整理之處是否甚多。答是。問接收後爾即將船照爾生意應修及應裝配各項照辦。答請由支應局核准後方照辦。問爾究竟裝修否。答裝修。問是否在已收船之後。答是。問爾說所修各項皆先經核准。答由徐君口說核准其時我與徐天天見面。問此在簽訂合同之前抑在後。答我所說指簽合同後而言。問船上修理更改各項經徐君或籌防局核准有無字據。答購辦繩索有字據。問此是編列第六號之字據此外尚有字據否。答無。往往係口說。問爾說照合同被告應准修理各項。答是。問爾說照合同被告應准修理應准更改應准添辦各物抑說各項皆由徐君核准。答我說照合同此係應做之事因各船交我時應已妥貼可用。問何謂妥貼可



用。答我意各船應妥為裝作商船。凡人租船必租已裝配妥貼之船。問籌防局所以應付各項。答是。担律師以合同交邊列士手執請讀之。邊照行。問爾所讀係何譯文。答此係原訂合同所讀係英文。問原底華文是否曾經兩造簽字。答是。問英文是否未簽字。答是。附在華文後。問譯文即英文是否係爾買辦所作。答是。問是買辦抑通事所作。答通事與團甫。問爾想照合同何款。籌防局應將各船裝妥交割如爾所說者。並爾能將該款英文讀出否。答我想是第七款。此時邊列士眼担律師謂邊曰請爾不必看向威律師與伊眉來目去。威律師曰我並不看邊。照爾所說是要我離公堂。其如我不離公堂何。邊列士謂担律師曰唯唯。我當看向爾。問是否爾僅恃第七款。答是。問另有別款否。答爾亦可算第四款在內。問我問爾恃何款。非問何款我亦可算在內。答爾亦可以第四款算在內。邊照行問是否第七款係首旨。第四款亦爾所恃。另有別款否。答我想另無別款。問爾有總理四船機器師否。答無總理機器專責之人。但我有可請教機器之人。問是誰。答是歐子勃。問是否係武甯正管輪。答是。問船上駕駛人等歸誰去留。答歸我。問爾親自查察船上所用各人有無憑照及能勝任否。答船主及正管輪能勝任。向由我親自查察其手下之人。由其各



自選用。問與各船相涉之事是否分辨。答寶勒專管理輪船我總管雜事。問除爾與寶勒之外行中另有他人否。答有。問誰。答船務書手。問書手何名。答丹能勃。問何國人。答葡國人。問該書手仍在爾處否。答在。問駕駛人等何時僱用何時開除爾知之否。答我稍記得但查寫字房簿子及船上日記簿即可說得的確。問武甯船上日記簿在爾處否。答何種日記簿。問兩種均有否。答我有正管輪之日記簿並船主繳來之日記簿惟船主日記簿內所載有虛假之處但我不能指出何項係虛假。問爾能將該日記簿呈堂否。答能。問下次堂期能帶來否。答是。担律師請將武甯管輪歐子勃之日記簿呈堂當由原告照繳編列第三十三號。担律師向蔡道台曰請公堂將簿收存。威律師曰我不從我尙擬傳質歐子勃屆時再問簿中所載是否真實。担律師曰現在查問邊列士與簿在伊處無異將來傳質歐子勃歐可供說。威律師曰我請公堂准該簿存在邊列士處。担律師辯曰此非正辦其簿已由租船之人繳出論其責成亦應如此爾如欲傳質歐子勃儘可查問惟此簿實應由邊列士呈堂徐委員所執各據我已先行呈堂者伊尙未供說而其所存紙據已取出繳案今邊列士自然亦應照此辦理且該簿存在問官處有何不妥承審此案之公堂即收存字據之穩妥



地方我請問官諭將此據存案並准兩造各可問簿中之事。威律師曰：前我所請之紙據，担律師說已照呈堂，我現在所辯各語，我請收回，不欲掣肘其事。担律師復問邊列士曰：別船日記簿在爾處否？答：只有一船。問：何船？答：武甯。問：各船照爾所供仍歸爾管？答：是。問：然則爾如要日記簿，當可辦來否？答：可。問：別船日記簿，下次堂期爾能繳出否？答：我或能繳江甯日記簿，新福建及甯州日記簿，我不能繳。問：何時可繳出？納律師曰：我此刻須說甯州日記簿，擬不繳呈。邊列士曰：此說我正要回答担律師，我不能繳甯州日記簿。問：需若干時方能繳呈？答：約一禮拜。問：二簿均交？答：是。新福建之管輪及船主日記簿。問：甯州日記簿，爾能繳出否？答：否。問：被告之駕駛人等，何日分別離四船，爾之駕駛人等，何日由彼接收四船？答：被告之人離新福建，我想在六月三號。担律師曰：我不要爾想，我要爾查簿子，將的確日期記出來，再回答我。答：此間除船上日記簿外，我無可查之件。問：爾有一管輪日記簿？答：有。我說六月三號實屬相近，問：不至有一天上下否？答：無。問：然則是日被告之人下船，爾之人上船？答：是。問：是日是爾收新福建船？答：是。問：武甯何時接收？答：禮拜六，六月十九號或二十號。問：其後是否江甯船？答：的確日期，我說不出，我想在六月底。



問江甯之後。答甯州在西七月初。我說不出的確日期。問各的確日期。爾說不出。答一有船上日記簿。即能說出。納律師曰的確日期。可查得出。惟甯州案據請不呈堂。担律師曰。我但要日期。威律師曰。我有證人。可證實收三船日期。隨後再證接收甯州。及被告之人離船日期。問每船船牌。誰向海關請領。答徐君。問船牌爾行未請否。答未請。我未逕向海關請領。但船牌費。是我所付。問有別人請否。答由徐君去請。問爾確知爾行未請船牌否。答確知未請。問當時船上各物清冊。徐君曾有四冊借給與爾。每冊開列每船物件。答徐僅給我三冊。問每冊是否開列每船物件。答是。問三船係何船。答新福建武甯及甯州。問江甯清冊是否未交。答我從未見。問清冊。徐君是否借爾照鈔。答我不知伊借給我鈔。問徐曾否向爾索還。答曾索過。問是否常常催索。答是。問爾曾交還否。答未。因冊未齊。問爾說冊未齊何意。答我意船上應有之物未全。問各該清冊。是否不過列入交船時船上確有各物。答是。問照交船時。清冊所開各物。是否無錯。答未必無錯。冊內開繩。並不註明繩之壞否。但開呂宋繩一條。此繩已爛。我交還。不能交還好繩。問各該清冊。爾曾否與徐君。或曾否有人代爾與徐君對過。答船主收船。並收清冊。担律師曰。爾所答非我所問。



邊口我意每船有一冊主其清冊由該管船主與徐對過點交各物彼此亦對過  
問是否照交船主之清冊比對。答是。問冊中所開各項船主有駁不允否。答  
有。問所駁之各項註有記否。答無註記註在原冊我只有原冊鈔底本行所嫌  
不好如破燈爛篷爛繩船上冊主說得出細底。韓總領事日照爾所說爾現在所  
有之清冊並非係徐委員與船主等人點交之原底是否是徐委員從原底鈔出後  
來送交與爾者。答是。担律師復問照爾所說徐委員與船主照冊點交之後徐  
將冊子取去並不存在爾處。答並不存在我處。問其中情形實在如此。答是  
問爾說送交爾者是抄底爾有無憑據可證出徐將原冊取去後以抄底交爾且  
爾何以知道清冊是抄底不是原冊。答徐委員對我說如此。問爾確知徐委員  
未將原冊借爾並未向爾常常催索原冊俾可照抄。答我確知伊未將原冊借我  
問點交後若干時該冊方交爾。答約在七月中旬。問是否三冊同交。答同  
交。問對原冊各日在爾之人上船被告之人離船之時。答是但有二冊各物點  
交二天始畢。問然點交之日是在原被告駕駛人等交接之時。答是。問各船  
除江甯外是否均由驗船師桑尼驗過。答是。問桑尼驗船是誰選派是原告抑  
是被告。答所問我不懂照合同應驗各船。問我問桑尼係爾所選抑徐所選



會報叙 會報專紀會中各事每冊附一二頁有則錄無則闕

嗚呼。欲救今日之中國。舍學會未由哉。自強學一役。被議中綴。而京師一二幼學之士。猶為小會。月輒數集。相與講論治平之道。甕甕勿絕。今琉璃廠之西學堂是也。惟歲以來。此風漸熄。於是桂林有聖學會。長沙有湘學會。武昌有質學會。蘇州有蘇學會。上海有算學會。務農會。不纏足會等。次第興起。或規模已成。或草創未定。若其肇始建議者。若醫會。游歷會。化學會。格致會。工藝會。紅十字會。戒煙會等。繼軌並作。蓋公理既明。此風益盛。實中國剝極而復一大鍵也。興者瘡衆。海內志士。益屬耳目焉。不有記載。靡以公其義於天下。爰就時務報末簡。附載此編。凡各會辦事情形及序記章程等。皆入焉。以新國規。新學者。或有樂乎此也。啟超記。

南皮張尙書戒纏足會章程叙

今世士君子為中國謀富強計安危者。會中國民數率皆曰四萬萬人。烏乎。中國果有四萬萬人哉。山澤民數。陰陽不齊。以男女各半為通率。禹迹九州之內。自荒服狹鄉。極貧下戶外。婦女無不纏足者。農工商賈。改漁轉移職事之業。不得執一焉。或坐而衣食。或為刺繡玩好無益之事。卽有職業者。尪弱頃側。跼蹐卻曲。不能植立。不任負戴。不利走趨。所作之工。五不當一。

機器紡紗織布局司機者一人常管數機須終日植立奔走纏足者不能為也機器繅絲局其



司然者亦須久立與刑而廢之幽而禁之等是此四萬萬人者已二分去一僅爲二  
萬萬人男子二萬萬其吸洋藥者南北多寡相補大率居半又十分去五僅爲一萬  
萬人此一萬萬人中其識字讀書有德慧術智者十人中止二人又十分去八僅爲  
二千萬人以中國幅員之廣而所資以出地產盡人巧工明道術下效職事旁禦外  
侮其可用之民僅如此裁足當日本之半甚矣其危也古之欲強國者先視其民一  
曰衆其民二曰強其民三曰智其民今日智民在興學強民在戒煙衆民在使男女  
皆可資國家之用興學之舉朝廷屢有明詔矣戒煙之舉余於撫山西時設兩局  
力行於省會官弁吏士戒者日多余去晉後旋即廢罷今江湖諸省政令不如山西  
之易行惟先於書院之士挑練之兵新募之勇行之其餘俟以漸變化之耳若禁纏  
足之議則同治初年南海桂君文燿嘗上疏言之而未行也梁君卓如合南北之賢  
者數十輩倡爲此會並爲之說其意美矣其言創此事者之不仁亦已痛切矣然特  
言其拂乎天理也請更言其害於家病於國者不任職事家食自窘一也貧者困於  
汲爨抱子富者修飾愈甚疾病愈多終身若負械而行不能自脫家政廢醫藥繁二  
也水火兵亂不良於行不能逃免三也尤酷者人子之生得父母氣各半其母既殘  
其筋骸瘁其血脈行立操作無不勉強日損無已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噫吾



華民之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天。遠遜歐美各洲之人。病實坐此。試觀八旗滿蒙不纏足。廣東沿海不纏足。其人氣體之強。卽勝各省。信而有徵。四也。洪範六極以弱終之。今以洋藥弱之於既生以後。而又以母氣不足弱之於未生以前。數十百年以後。吾華之民。幾何不馴。致人人爲病夫。家家爲侏儒。盡受殊方異族之蹂踐。魚肉而不能與校也。夫遠不合古。聖人禮經服芻之制。近不奉今。聖人會典衣飾之法。而甘自同於雕題。鑿耳之蠻俗。以自蹙其類。周禮所謂怪民。王制所謂異服。孟子所謂戕賊。漢法所謂不道。兼而有之。此其可怪。殆有甚於吸洋藥者矣。且夫父母非不慈其子也。爲其戾俗則難嫁也。是故俗之所染。可以勝禮。俗之所錮。可以抗令。今欲請諸朝而禁革之。則必有以不知務沮之者。然非齊之以法。則私禁亦終不行。然則爲之奈何。日記不云乎。化民成俗。必由學。是惟志士仁人。日以強華族。化游惰。足民食之義。提倡海內。期年之外。十九省之廣。感發必多。父兄儆其家。薦紳曉其鄉。其俗已動於學。然後以法從之。於是各約同鄉。京官合詞。上請於朝。重申順治十七年。聖諭懲罰之條。罪其父母夫男。並著爲令。自光緒二十年以後所生之女。凡纏足者。不准給封爲命婦。又纏足之婦女。爲人所欺者。以良賤相毆論。如是則此俗革矣。吾不惟傷此中華二萬萬婦女。廢爲閒民。僂民也。吾甚懼中華四萬萬



之種族從此鬼瑣疲薊。以至於漸滅也。今年七月初五日。湖北湖南兩省人服官廣  
東者。潮州府知府李士彬。韶州府知府陳武純等二十二員。聯名公稟乞余下禁婦  
女纏足之令於兩湖。事雖未能猝行。人心之憬悟振奮。已大可見。是此會之效也。諸  
君子既爲此會以救二萬萬之婦女。何不更舉戒烟會以救一萬萬之男子。除此兩  
害。雖不能比於抑洪水驅猛獸。其功當不在韓昌黎之下。願梁君更播吾說於十九  
省。以吾之所懼者動之。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南皮張之洞書。

中國纏足一事。千數百年。久成錮習。牢不可破。我朝定鼎之始。卽已降  
明諭。懸厲禁。惜當時官吏奉行不善。遂復貽害至今。蓋彼時必欲使已纏者盡解。  
於人情不便。故令下而迄未能行。若徒使未纏者不纏。此風早丕變矣。軍興以後。  
各省頗有賢達。相約勸戒。行於一鄉一家者。所在有之。近則西士之傳教中國者。  
亦有天足會之設。往聞蜀人茂才周君。孝廉梅君。相繼設會。著論勸戒於上流各  
省。又粵人陳君輝庭等。設會於上海。觀感頗衆。粵中去歲有賴君弼彤。陳君默庵  
等。設會於順德。今歲有張君玉濤等。設會於澳門。此義一倡。全省丕變。本會將踵  
諸賢之盛志。誓掃千襪之痼習。開辦及今。未逾兩月。海內同志。入會紛紜。亦可見  
其機之已動矣。頃得南皮張尙書惠作叙文。陳強種保國之遠謨。導化民成俗



此改因爲期已遠故本報表及報費清冊均不及繕寄港於下之補印

奉覆來函 數月來屢奉各地 閱報諸君來函 敝館除已奉覆外餘或以事冗未及詳覆茲特彙登如左

一 本館舊年之報去臘卽彙訂成一千部不三月已分罄又今年十八期至二十三期之報三月中卽已散盡當於三月間卽統行補印 敝館初意亦甚願早日印竣以副諸君子之盼望無如今歲各石印局趕印場書紙張既缺釘工復忙以致不能尅期竣事實深歉悚現十八期至二十三期之報業已印出卽日照數分寄舊年之報則尚須待至節後此實有爲難之處幸祈 恕之

一 本館所譯西文報現係請 吳縣李一琴先生主持其事 仍兼譯西文書籍 凡於應譯之報

無不繙譯詳明以饜 閱者之意惟本館譯報宗旨主於使吾華士夫周知中外情事故於西報之陳說中國利病者則詳譯之於西政之可爲吾華法戒者亦兼譯之但取確實不尚浮華 閱報諸君尚祈 鑒諸

一 近數期報後所印會審信隆租船全案皆係照西字報譯出無一句增減與中地各報迥殊本館之意誠以此案轉輻至多關係頗巨中西官會審且至三十餘次爲通商以來所未有故特詳爲譯印俾講求交涉者閱之知所審慎不致爲其欺給其文繁而不殺意實在茲非敢如塗塗附取充篇幅也



續收助費諸君姓氏 歐陽雲衢大令助銀五十兩

本館告白 本館向無附印告白之例惟前時萃報因係同志所創故特將其序例

附報分送近有人擬設實學報館亦已允其照萃報例辦理不意伊囑附印局語

未明晰遂將序例訂入報內實非本館所及料特為聲明以免疑惑

本館告白 啟者以後閱報諸君如欲購閱知新報本館設於 農學報算學報集成

報館均設新馬路 萃報館設新馬路 實學報館設大馬路 新學報館設虹口 求是報館

路 即所逕行寄函各館不必由本館轉述庶免遲誤

時務會課卷次第姓氏 元第二第三各奉十五元四至十各奉十元

張壽潘一 楊瀚青二 朱蔚然三 孫福保四 梁朝杰五 畢惠康六

匡時七 許象樞八 許渠銜九 言必中十 許玉庭十一 楊壽椿十二

嚴之翰十三 金安淦十四 文國華十五 吳忠懷十六 吳兆鳳十七 黃守孚十八

梁揆平十九 江國璋二十 壽華廿一 彭鼎遜廿二 楊俊英廿三 趙鏡輿廿四

賴耀登廿五 高魯廿六 印有聲廿七 梁固生廿八 殷履科廿九 湯瀚其三十

尹福瀾卅一 江左才卅二 唐治堯卅三 趙炳辰卅四 汪述堂卅五 何長慶卅六

孫名世卅七 程佐衡卅八 朱建時卅九 吳鏡澄卅四 楊鴻遠卅五 黎挺生卅六

梁川新卅三 孟毅卅四 夏鼐卅五 和夔卅六 余昌禎卅七 黎挺生卅八

李從龍卅九 劉士祥卅四 諸君見報後祈即持本館所發之票前來取卷為荷

其有未取憑票者請將 大卷之前二行錄出見示倘字句相符亦可取卷

時務會課二次題 問泰西日本維新以前一切弊政與中國今日多相類者能條

舉之否

中東戰紀本末書後

請全作年終齊卷